

巴尔扎克选集

驴皮记

梁均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014007887

Ⅱ

巴尔扎克选集

驴皮记

梁均 译

I565.44

177

V11



I565.44

177

V11



北航

C1694994



人民文学出版社

PEOPLE'S LITERATURE PUBLISHING HOUSE



作者像

译本序

——一部貌似荒诞的现实主义小说

艾珉

谁说现实主义艺术只意味着一丝不苟地描摹现实呢？谁说现实主义会束缚作家的想象力，使文学成为一种单调乏味的照相式艺术呢？请看举世公认的现实主义大师巴尔扎克的作品，这里面有着多么丰富的表现手法，多么大胆地想象，多么奇特的构思。巴尔扎克让他同时代的两千多个人物活跃在《人间喜剧》的舞台上，同时也不排斥在某些场景中让幽灵出现，鬼魂托梦，撒旦施展威力。真正的大师是不受任何传统或流派的狭隘观念束缚的，他们为了充分和透彻地表达思想，敢于运用一切可能运用的艺术形式。浪漫主义虽然以表现美的理想为艺术创造的首要任务，但在法国浪漫主义文学的伟大代表雨果的作品中，亦能发现现实主义的篇章。同样，被恩格斯誉为现实主义艺术伟大典范的巴尔扎克，作品中也有浪漫的，甚至荒诞的、超现实的成分，不过，这一切艺术形式仍然服务于记录社会风俗、揭示事物真相的目的。所以，正如人们不能指责莎士比亚的《哈姆莱特》和《麦克白》是宣扬迷信的“鬼戏”一样，巴尔扎克某些带有荒诞神秘色彩的小说，同样也不属于以惊险怪诞的情节哗众取宠的低劣之作，而且至今仍被批评界视为他的伟大现实主义艺术的组成部分。

编入《人间喜剧》哲理研究部分的《驴皮记》就是这样一部作品。在这部小说里，神秘荒诞的成分如此奇妙地加强了人们对现实矛盾的

感受,使之比纯粹的真实更加强烈,更加深刻,更加激动人心。实际上《驴皮记》中的驴皮,并不是什么不可或缺的东西,没有它,拉法埃尔·瓦朗坦的经历仍然可以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他的奋斗、失败、纵欲,直至死亡,完全符合现实生活的逻辑。他在走投无路时忽然获得一笔巨额遗产,这并不一定需要什么灵符的帮助;他早年的艰苦和后来过度的纵欲使他未老先衰,过早地接受了死神的召唤,这也不算什么出人意料的结局。但作者可能是从东方传说受到启示,也可能是从佩罗^①童话中得到灵感,竟别出心裁地用一张驴皮来象征瓦朗坦无法逃避的悲剧命运,象征人的欲望和现实之间无法调和的矛盾。不过,这矛盾本身并不是作者虚构的,而是从现实生活中发掘出来的,他只是需要一个恰当的艺术形式加以表达,于是他找到了这张驴皮。果然,有这张驴皮和没有这张驴皮,艺术效果大不一样,驴皮成了瓦朗坦的生命的物质表现,它把生活中某些不易察觉的现象,把人的欲望和生命间的有机联系,用非常具体的物质形态表现出来,表现得那么鲜明,那么直接,不能不产生一种震撼人心的力量。

巴尔扎克给韩斯卡夫人的信中曾经谈到,“在风俗研究里,写的是典型化了的个性,而在哲理研究中,则是写个性化了的典型”。《驴皮记》中的瓦朗坦,便是他笔下最引人注目的一个个性化的典型,他是人类一种精神矛盾的化身,从这个意义上讲,瓦朗坦甚至比拉斯蒂涅和吕西安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这是一个痛苦的、挣扎着的灵魂。他不幸身无分文而又不安于贫困,他曾经在研究和思考中耗尽心血,一心想凭自己的才能取得财富和光荣,然而这种努力几乎保证不了维持生命的最低需要;他继而接受拉斯蒂涅的指引,到上流社会的沙龙中去闯江山,指望娶一个有财产的贵妇,结果受到无情的嘲弄。他日夜受着欲望的煎熬,而且欲望由于得不到满足而变得分外强烈。他在失去一切希望后走上了自暴自弃的道路,想在纵欲中了此残生。在这个阶

^① 夏尔·佩罗(1628—1703),法国著名的童话作家,他的童话诗《驴皮》中描写了一头能产金子的神驴。

段,瓦朗坦为了求得一天的快乐,哪怕以生命去换取也在所不惜。所以当古董商把这张驴皮的神奇作用告诉他时,他毫不犹豫地抓过来嚷道:“我就喜欢过刺激的生活。”既然他已经决心投身塞纳河,怎会惧怕以生命去换取欲望的满足呢!尽管古董商以自己长寿的秘诀去打动他,劝他以精神上的享受代替物质上的追求,从灵魂深处排除尘世的污垢,瓦朗坦却毫不为之所动;古董商开导他:“人类因他的两种本能的行为而自行衰萎,这两种本能的作用汲干了他生命的源泉……那便是欲和能^①……欲焚烧我们,能毁灭我们;但是知却使我们软弱的机体处于永远的宁静境界。”这里所说的欲,显然指的是广义的愿望,包括饮食男女之欲和功名利禄之心;这里所说的能,则指人类实现自身愿望的行动,包括他行使权力、运用才智的能量。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欲是一种巨大的动力,它支配人的行为,左右人的命运,影响社会的习俗,酿成人间的悲剧。被欲望控制的人是听不进理智的规劝的,所以瓦朗坦回答那明哲的古董商:“希望您爱上一个舞女,那时候您就会懂得放荡生活的快乐,也许您会变成一个挥金如土的浪子,把您以哲学家风度积攒的全部财产通通花光。”此刻的瓦朗坦,恰似那些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浪荡子,他们为了获得欲望的满足,不惜以寿命做交易,“他们不愿让生活的河流通过单调的两岸,在账房或事务所中细水长流,而宁愿它像激流那样奔腾,一泻无遗。”

但是,当瓦朗坦的第一个愿望得到满足,获得了一笔巨额遗产时,他所感受到的却不是快乐而是恐怖,因为他看见驴皮已经明显地缩小了一圈,意味着他的寿命也相应地缩短了若干。人们可以在不知不觉间挥霍自己的生命,丝毫意识不到死之将至;而瓦朗坦却清清楚楚地看到自己愿望的满足带来了寿命的缩短。死亡的威胁使他对一切享受都失去了兴趣,“世界已属于他,他可以为所欲为了,但他却什么也不想要,他像在沙漠中的旅行者,还有一点水可以止渴,但他必须计算

① 欲,法语是 Vouloir。能,法语是 Pouvoir。

尚有多少口水可以解渴,借以衡量他生命的长短……”他不敢再有欲望,不再寻求任何快乐,他只是努力设法过一种机械的、没有任何欲望的生活。他深居简出,把自己的全部生活需要都托付给仆人去考虑,甚至吃饭穿衣这种最简单的欲求,他都竭力回避。他禁止仆人对提出“您愿意吗?”“您想要吗?”之类的问题,这位《意志论》^①的作者,就这样把自己的意志压缩到几乎等于零。他再也不能享受乐趣,只觉得“人生的种种乐趣纷纷在我的死床周围嬉戏,好像美女般在我面前翩翩起舞,要是我召唤她们,我就会死去”。这种死囚刑前所受的精神折磨,这种垂死病人才会体验到的临终痛苦,终于摧毁了他的健康,击溃了他的意志,把他变成了一具活尸。然而他毕竟不能抵挡爱情的诱惑,终于在最后一次欲念的挣扎中结束了生命。

瓦朗坦的形象,尖锐地提出了人的欲望和生命的矛盾,这个矛盾也许只是对于那些具有强烈欲求和个性的灵魂才显得那么尖锐,那么不可调和,但巴尔扎克本人恰巧属于这种灵魂。他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概括出了这条残酷的哲理,而且赋予这条哲理以宿命的色彩:“为长寿而扼杀情欲,或甘愿做情欲的牺牲品而夭折,这就是我们的宿命。”你要长寿吗?那么你就该清心寡欲,这样就能免去一切痛苦、忧愁,避开一切呕心沥血的搏斗和失败的烦恼,然而你的生活也就无所谓欢乐,无所谓幸福,你想快乐吗?你有欲望吗?那么就以你的生命为代价去争取吧!

古董商和瓦朗坦的对话,也许正是巴尔扎克和自己的对话,为的是阐发他对人生的思考,展示他自身的心理矛盾。请看古董商的自白:“……我唯一的野心就是观察,观察不就是认识吗?啊!认识,年轻人啊,这不就是一种直觉的享受吗?不就是发现事物的本质,从而在总体上将它占有吗?……请设想一下,一个人能把一切现实的东西都铭刻在他的思想里,把一切幸福的源泉都输送到他的灵魂里,排除

^① 小说中的瓦朗坦蛰居阁楼时,曾用三年时间完成了一部巨著《意志论》。

一切尘世的污垢,从而提炼出无数理想的快乐,那时候,他的生活该是多么美满!思想是打开一切宝库的钥匙,它给吝啬人提供快乐,而不会给他带来麻烦。我就是这样在世界上逍遥,我的快乐始终是精神上的享受。……人们的所谓忧愁、爱情、野心、失败、悲哀等等,对我来说,都不过是被我转化成梦幻的一些概念;我不是在感觉它们,而是在表达它们,演绎它们;我不让它们吞噬我的生命,却把它们戏剧化,把它们提高;我用它们来娱乐,就像运用内心的视觉来阅读小说。……我用智慧的眼光去回顾既往;我把许多国家整个召来,还召来许多美景、海景,历史上的美人!我有一个想象中的后宫,在那里,我占有了我所没有的一切女人。我常常再见到你们的战争,你们的革命,并对这些事件加以评论……”让我们仔细对照作家的一生,古董商的宏愿不正是巴尔扎克撰写《人间喜剧》的动力吗?他一生中的绝大部分时日不都生活在自己虚构的世界中吗?甚至他搜寻古董的癖好,也是和古董商惺惺相惜的。可是现实生活中的巴尔扎克并不满足于精神上的享受,他和瓦朗坦一样痛感研究和思考无法养活自己;和瓦朗坦一样渴望豪华的盛宴和绮罗丛中的爱情,荣誉和爱情始终是他追求的目标。无论是精神享受,还是物质享受,欲壑难填的巴尔扎克都同样向往。但他向自己追求的目标奋进时,无时无刻不意识到愿望的实现与所付代价的必然联系。

巴尔扎克写作《驴皮记》的年代,正是他经历了十年闯荡,尝尽了人生的辛酸,深刻地体验了金钱的威力和贫穷的痛苦以后的一八三〇年。他从自己的切身感受中,得出了这样一条痛苦的结论:人类为了谋求生存,尚且需要耗费巨大的精力,倘要追求某种大的快乐,满足某种强烈的欲望,则无疑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就是他在《驴皮记》中所阐述的:“人类的各种大快乐,都是有许多障碍的,这倒不是在他的零星享受方面,而是在他的整个生活方式上”,这种生活方式“给人类造成一种戏剧性的生活,以促使人过度地、迅速地消耗自己的精力”。巴尔扎克为实现自己的目标已奋战了十年,他清楚地意识到这样的追求

将使他付出何等惨重的代价,但平庸单调、无所追求的生活,对于他却比死更难于忍受,所以他在《驴皮记》中写道:“对于某些生不逢时的人来说,他们所需要的不是天堂就是地狱。”

为了充分揭示人生这一难题的残酷性,巴尔扎克还进一步告诉读者,你以生命为代价去争取的幸福和快乐,也许根本就不存在,也许只是一种可望而不可即的东西。小说中的波利娜和馥多拉,一个代表理想,一个代表现实。波利娜是一个虚幻的存在,是一个美的理想,她只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之中;而馥多拉却是现实的,每天都可以在剧院里、在客厅中遇见,馥多拉就是社会,具备着这个社会的一切特征:自私、冷酷、虚荣、装腔作势,她只知利益,毫无心肝。瓦朗坦在现实中追求,处处碰壁;他舍弃现实而追求理想,却不幸年轻夭折,幸福于他始终是坦塔罗斯^①身旁的清泉和美果。

瓦朗坦的结局是悲惨的,甚至有点令人毛骨悚然。那么小说得出的结论是什么?是通过瓦朗坦的教训劝诫世人节制情欲、修养心灵、提倡一种清静无为的人生哲学吗?仿佛如此,其实不尽然。读者不妨自问:书中真正给人深刻印象的是什么呢?究竟是死的恐怖,还是那种行尸走肉式生活的痛苦?也许不同的人会得出不同的印象和判断,看来作者不打算代替读者作正面回答,他只是把矛盾提出来,而且将它置于最尖锐的对立状态:要么扼杀情欲而长寿,要么成为情欲的牺牲品,这是生命运动不可抗拒的规律。让每个人自己去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吧!

至于巴尔扎克,显然是有他自己的选择的。他明知满足欲望需要付出代价,却从来没有放弃过自己的欲望。在他的卧室里有一尊拿破仑的塑像,塑像的剑鞘上刻有这样几个字:“他用剑未完成的事业,我要用笔来完成。”他像那些纵欲者一样,不能忍受生活的河流缓慢地、死气沉沉地流逝,他要它像激流那样呼啸着向前奔腾,“一泻无遗”。

① 坦塔罗斯,希腊神话中天神宙斯之子,因触怒诸神,被罚永世饥渴,他站在上有果树的水中,水深及下巴,口渴想喝水时,水即减退,腹饥想吃果子时,树枝即升高。

他不知疲倦地在生活中搏斗，毫不吝惜地挥霍自己的精力，像一个疯狂的赌徒似的以生命作赌注。他在二十年间消耗了常人也许需要六十年才能消耗掉的脑力与体力，他为了使生命之火增强光度，不惜加速它的燃烧。也许是一种命运的巧合，二十年后巴尔扎克的结局竟与瓦朗坦有惊人的类似。巴尔扎克毕生追求光荣和财富，还梦想和一位有头衔、有财产的贵妇结婚。就在他刚刚如愿以偿的时候，死神就召见了，当时他不过五十岁，正当创作的高潮之年。

但巴尔扎克毕竟和瓦朗坦有很大不同，瓦朗坦慑于死亡的威胁，几乎不敢运用驴皮赋予他的权力，作者显然对此感到遗憾：“权杖在儿童手里是玩具，在黎塞留手里是板斧，在拿破仑手中是使世界倾斜的杠杆……权力只是使伟大的人物更伟大。拉法埃尔本来可以无所不为，他却什么也不曾做。”巴尔扎克充分运用了生命赋予他的权力，他的一生在高度浓缩的状态下度过，他在短短的二十年中完成了《人间喜剧》这一小说史上最宏伟的建筑。

当然，巴尔扎克何尝不向往植物一般恬静的生活，何尝不梦想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闲适自在酣睡，也许他渴望摊开他疲惫的四肢，休息他劳累的大脑，然而事实上他却选择了那种紧张劳碌的、过度迅速地消耗生命的生活，一半由于被迫，一半出于自愿。也许他认为这是自己的宿命，也许他认为这就是所谓“人生”。拉法埃尔即使躲进大自然的怀抱，也回避不了社会对他的干扰，社会迫使他在一些无聊的冲突中求助于驴皮的威力，从而使他无法逃脱灭亡的命运；靠理智健康地活了一百零二岁的古董商，竟在该入土的年龄爱上了一个舞女，而且公然宣称“一个小时的爱情就抵得上整个人生”。这种带有嘲弄意味的细节，难道仅仅是为了证明驴皮的神奇作用，而丝毫不反映作者本人的判断吗？

驴皮是什么？巴尔扎克通过古董商的嘴说得极明白：“这件东西便是欲和能的结合，这里面包含着你们的社会观念，你们过分的欲望，你们的放纵行为，你们致人于死命的欢乐，你们使生活丰富的痛

苦……”简言之,驴皮是社会生活的象征,是人类生命历程的缩影。事实上,《人间喜剧》的大部分场景都是通过刻画各种不同形态的欲和能来记录社会风俗史的。

显而易见,尽管这部小说中有这么一张神奇古怪的驴皮,但小说所反映的矛盾,提出的问题,却纯粹是现实主义的。驴皮使作家从生活中抽象出的哲理形象化,使之更鲜明地凸现出来。巴尔扎克在《〈驴皮记〉初版序言》中有这么一段话,可以充分说明他的创作与现实的关系:“作家在写书之前,应该已经分析过各种性格,体验过全部风尚习俗,跑遍整个地球,感受过一切激情;或者,这些激情、国土、风尚、性格,自然的偶然现象和精神的偶然现象,都在他的思想中出现。”《驴皮记》的主人公拉法埃尔·瓦朗坦的种种感受,难道巴尔扎克不是早已亲身体验过了吗?他在阁楼上度过的清教徒般的艰苦岁月,他那被欲望焚烧的痛苦的灵魂,还有一个身无分文的艺术家想要在上流社会的沙龙里维持体面而不得不做的种种琐细而巨大的努力……有谁能比巴尔扎克本人体会得更加深刻呢?

然而“体验”还只是写作的初步准备,巴尔扎克在这篇序言里进一步阐明:“文学艺术由观察和表现这两个截然不同的部分组成……敏锐的观察才能加上以生动的形式加以表现的技巧,就可以创造出优异的作品,但还不能产生天才的作品”;因为“在真正是思想家的诗人或作家身上”,会“出现一种不可解释的、非常的、连科学也难以明辨的精神现象,这是一种洞察力,它帮助他们在任何可能出现的情况中测知真相……”正是这种奇特的“洞察力”,使巴尔扎克从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中,判明了事物的内在联系,捕捉到了左右当代社会风俗的欲和能,从而写出了《驴皮记》这样的天才作品。也正因为此,他需要享有运用艺术形式的最大自由,以便凸显他所意识到的事物本质及其内在规律。

有人认为,巴尔扎克的小说艺术,最大特色就是一丝不苟地描摹现实。那么《驴皮记》的读者首先会对此提出质疑。且不说灵符的存

在十分荒诞无稽,就是细节描写生动逼真的银行家的盛宴,也有令人难以置信之处。请设想,在这样一个混乱、嘈杂的场所,人们酒醉饭饱、逸乐狂欢之际,拉法埃尔居然不受打扰地、连续几个小时对爱弥尔系统地讲述自己的生活经历,还夹带着论述有关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等种种高深的哲学问题,这可能吗?显然,在这部小说里,作家所关注的,主要不是细节的真实,而是用神话传奇式的艺术手段,阐释他对人生、对社会的宏观思考。可以说,《驴皮记》一书,清晰地图解了巴尔扎克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也概括了他对当代社会的总体分析,书中关于欲和能的思想,几乎贯穿了《人间喜剧》的全部作品。有的评论家将《驴皮记》视为解读《人间喜剧》的钥匙,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驴皮记》无疑属于《人间喜剧》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这部明显打上了天才印记的小说于一八三一年八月一日在巴黎首次面世时,理所当然引起了极大轰动,第一版很快脱销,租书屋也排起了长队。一个朋友写信告诉巴尔扎克:“为了读这本书,格朗维尔不得不搁下所有的事情,因为书店老板每隔半小时就派人前去催问看完了没有。”德国文豪歌德在去世前看到了刚刚出版的《驴皮记》,立刻断定此书“出自一个具有高级智慧的人士之手”,盛赞“这是一部用全新风格写出的绝妙作品”。^①

尽管这部小说带有浓厚的魔幻色彩,特别是小说的最后部分,绘声绘色地描写了现代科学在这张“魔皮”面前的无能为力,更增添了小说的神秘和恐怖的气氛,但从未有人将它列为神怪小说,正如没有人认为歌德的《浮士德》属于神怪作品一样。不能否认当时的神秘学说对巴尔扎克也是有吸引力的,然而这部小说中,更引人注目的是作者对十九世纪自然科学的各种新成果十分关注,且作过相当广泛的研究。而且在他思想中,颇有一些唯物的、辩证的因素。如他在《驴皮记》中说:“运动就是一切,思想也是一种运动。大自然就是建立在运

① 见《歌德年鉴》(1980)。

动上的。死亡就是我们不知底细的一种运动。如果上帝是永恒的,您可以相信他也永远在运动中,也许上帝就是运动。这就是为什么运动像上帝一样是不可解释的,像他一样莫测高深,无边无际,不可理解,无从捉摸……”关于物质运动的这类观点,包括关于上帝的提法,显然早已背离天主教的传统学说,而向现代科学靠拢了。

《驴皮记》的艺术魅力是得到普遍认同的。高尔基在《谈谈我怎样学习写作》中曾以惊叹的口吻谈到《驴皮记》的写作技巧:

当我在巴尔扎克的长篇小说《驴皮记》里,读到描写银行家举行盛宴和二十来个人同时讲话因而造成一片喧声的篇章时,我简直惊愕万分,各种不同的声音我仿佛现在还听见,然而主要之点在于,我不仅听见,而且也看见谁在怎样讲话,看见这些人的眼睛、微笑和姿势,虽然巴尔扎克并没有描写出这位银行家的客人们的面孔和体态。^①

但银行家的盛宴还不能算是《驴皮记》中最精彩的段落。让我们仔细读一读老仆人若纳塔和波里凯先生的对话吧!瓦朗坦成为百万富翁后奇怪的生活方式,通过一个没有受过多少教育的老仆人质朴而天真的语言叙述出来,简直是一种绝妙的手段;再加上一个老学究从旁对这些古怪行径作出天真的诠释,竟把这一幕完全可能是死气沉沉的场景写得妙趣横生,而且奇异地加强了 this 章节的悲剧气氛。这两个善良的老者在那儿叙述和谈论一些他们自己完全不理解的事情,却让读者深刻地感受到一具年轻的活尸的痛苦,一个明明有所欲而又不不敢有所欲,一个无所不能而又不不敢有所能的灵魂所受的煎熬;他拥有巨大的财富和无限的权力,却不得不随时提防哪怕是极细小的一点愿望的产生。如果不是出自大师的手笔,如何能以如此轻松的笔调,产生如此浓重的悲剧效果!还有全书最后部分对山区自然景物的描绘,堪与法国文学史上最优美的抒情散文媲美,着墨不多,却极富魅力:蓝

^① 见《高尔基论文学》中译本,第183页。

宝石般闪闪发光的布尔热湖,烟云笼罩的远山,变幻无穷的波光水色和莫列讷山谷璀璨的雪景,还有多尔山区的乡村茅舍,险峻而质朴的荒山野趣……大自然静谧而健康的勃勃生机,恰与人世间病态的躁动、争斗形成鲜明对照,既点明了人类社会的误区,也烘托了主人公的悲剧命运。可以说,《驴皮记》这部以哲理深度见长的作品,在艺术表现手法的新颖、叙事的巧妙和语言的运用上,也都有其独到精妙之处,值得我们认真地研究和借鉴。

一九七九年三月初稿

二〇〇四年十二月修改

献 给

科学院院士萨瓦里先生^①



斯特恩《项狄传》，^② Ch.CCCXXII

① 萨瓦里(1797—1841)，法国天文学家、数学家、科学院院士，巴尔扎克的朋友。

② 英国作家斯特恩(1713—1768)在他的长篇小说《项狄传》中，有个人物为表达自己对人生的见解，曾用木棍在沙土上画了一条垂直的曲线。巴尔扎克在本书的开头，也画了一条线(不过是一条更加曲折的横线)，作为一种独特的、图形的题词。

目 次

献词	(1)
灵符	(1)
冷酷的女人	(73)
濒死的人	(175)
尾声	(262)

灵 符

约在一八二九年的十月底，^①有个年轻人走进王宫市场^②，当时各赌馆按照法律规定均已开放，法律保护赌博这种嗜好，主要是因为它可以征税。这青年人略为迟疑一下，便从三十六号赌馆的楼梯走上去。

“先生，请把帽子给我！”蹲在栅栏后面阴暗处的一个面色灰白的小老头儿突然站起来，露出一副天生的下流相，用生硬和责备的语气对年轻人喊道。

当你走进一家赌馆，法律首先从剥夺你的帽子开始。这是神意和福音书的启示吗？或者毋宁说是通过某种方式来和你订下一个阴险的契约，向你要求某种抵押品？要不就是迫使你在将要赢去你的钱的那些人面前，保持一种恭敬的仪态？此外，是不是潜伏在社会上各阴暗角落里的警察存心要知道你的帽商的店号，或者你的姓名（要是你把姓名写在帽子里）？最后，也许是为了量一量你的头骨，以便对赌徒的脑力得出有教益的数据？关于这点，行政当局完全保持沉默。可是，你必须知晓，当你向赌桌迈出第一步时，你的帽子已不见得再属于你，就像你可能不再属于你自己：你是在赌博，你，你的财产，你的帽

① 《驴皮记》最初于一八三一年出版，书中第一句话是“去年十月底”，即一八三〇年，这是对的。但后来有些版本，包括有些定本的全集本，开头都出现有“约在一八二九年的十月底”这个令人迷惑的句子，其实，书中有些情节发生在一八三〇年七月革命后，据此，“约在一八二九年的十月底”的提法显然有误，但已为多数版本沿用，习以为常，故不更改。

② 此处提到的王宫，最初是大主教府邸，后为奥尔良亲王们的王府，历代屡加扩建，后来在府前建有著名的玻璃长廊，所谓王宫市场就是指这部分建筑。复辟王朝末期和七月王朝时期，成为巴黎人约会和嫖赌的场所，至一八三七年废止。巴尔扎克在作品中对巴黎这一带的生活场景常有描写。